

“四月”来我家

“四月”来我家之前,其实并不叫“四月”,而是叫“小白。”“小白”是我们取的名字,以便和另外一条黄色的大狗区分开。“小白”和“大黄”什么时候出现在天台龙溪乡的项目地,我们已经不清楚了,反正只要我们在那边,这两条狗狗就会围着我们打转,眼睛里充满着对我们手里食物的期待。

原先我们一直以为,小白和大黄是两条流浪狗,其实不然。从卢老师那里我们知道,小白原来生活在一家大户人家,只是因为人家全家移民出国了,才把它送到了岐石山的道观来。

三月份的一个夜晚,天气还是严冬一般的寒冷,我们在山下吃了晚餐上了山,已经八时半了,看到大黄还是欢天喜地直奔我们,而小白则是步履蹒跚地努力向我们这边挪动,一个转身躺下,四脚朝天。借着昏暗的路灯,我们看到它的两条后腿鲜血淋漓,再打开手机电筒仔仔细细查看,大腿上有两个血洞正在不断地冒出血来。

这时候我们立即动手了,先是从手机上查到最近的兽医诊所,有45分钟的距离,我们毫不犹豫地抱上小白急匆匆地赶去。山间45分钟车程,绝对没有城市柏油马路那么好开,好不容易开到小镇上,我们终于找到了兽医诊所。马上打了止血针、消毒针、破伤风针,做了清创消毒和包扎处理,小白在等待主人到达时,血还不断地从纱布里渗透出来。卢老师赶到了,小白



发出了“呜呜”声,充满了无限的委屈。

经过这一晚,我们已经放心不下小白了,尤其是第二天,听说当时有六条土狗围殴小白,我们更为小白未来的命运担忧。于是,我们决定收养小白。

与卢老师的商量非常顺利,他看到我们对狗是一片真爱。于是在3月31日那天,我们再去天台接回小白。比较神奇的是,那天车门一开,小白就直接跳上了汽车,似乎明白了一切,然后欢天喜地隔着车窗,向卢老师叫唤告别。

经过杭州宠物店的清洗梳理之后,小白毛色洁白,毛质发亮,变成了一个干干净净、漂漂亮亮的小女孩,“你是人间的四月天”,那一刻,“四月”这个名字脱口而出。

郑晓林

我家猫猫狗狗的那些事



夏日记事

在花朵的盛放里
我仿佛也是一朵花
在一片葱茏中
我尘封的心事在拱芽

当蝉鸣穿过叶隙时
我的脉络开始透明
阳光在花瓣背面写下
去年冬天未寄的信

蝴蝶停驻的刹那
整片原野忽然安静

我们交换了
各自携带的微风

某个黄昏突然明白
绽放不过是
把阴影也酿成蜜的过程
而坠落也是飞行

现在我要说:
所有未言说的
都将在盛夏结果
像雨滴沉入透明的湖心

中明



浙江老年报“诗文·浙里养俱乐部”是艺术交流的天地,书友、画友们在这里展示作品,互相欣赏和点评,结交志趣相投的朋友。

扫描二维码,加管理员为好友后,发送“诗文”两字,视为您授权本社可以免费使用您投稿的所有作品。

原创作品一经录用,将获相应积分,今后本社通知时,可兑换俱乐部福利,福利内容由本社决定。



南湖雨意

郭外朦胧烟雨间,
斜桥横亘近南山。
沿堤秀草翻成远,
隔岸桃花纵是闲。
碧镜影中帆缥缈,
翠屏丛里水潺湲。
湖心宝塔今何在?
些许涟漪唯路环。

陈多维

盛夏感怀

丹云伏溽燥空前,
风雨何从问苍天。
炎焰骄阳宇喷火,
滚烫热浪地生烟。
蝉鸣高树嘶声噪,
鱼卧深潭寂梦圆。
幸喜暑过秋将近,
清凉可待静心田。

张茂

夏日乘凉

夏日是一个热情奔放,又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季节,乡愁的记忆总在眼前浮现。

乡下人在大热天干了一天的活,身体浑身上下像被太阳晒成一团火。夜晚收工歇息时,家门前的水泥晒场还是像火烧过一般滚烫。母亲从井里拎了好几桶井水直往晒场上泼,才把晒场上的热量降下来,我们在晒场上摆好桌椅,一家老小开始吃夜饭,觉得凉快了很多。

隔壁邻居手里拿着碗来串门。“快来尝尝我家的酱瓜,还有自己做的豆瓣酱,味道真鲜。”隔壁人家热情好客,若有新鲜菜肴,立马会拿来一起分享,常把自己炒的盐津蚕豆,抓上一把,给你尝尝,亲热得像自家人似的。

夜深了,屋里烫,场上凉,于是就干脆在场上搭铺睡觉。用木板搁在长凳上,或是用竹榻搁在两只长凳上,再四角竖起四根竹竿,歪歪斜斜地挂上蚊帐,一觉睡到天亮。

到了上世纪70年代,农村通了电,家里有了电灯,煤油灯便成为历史的记忆。那时我还特地到海宁买了一台乘风牌电风扇,全家开心得不得了。后来,改革开放东风吹绿了大江南北,农村经济迅速发展,家家户户盖起了新楼房。再往后,终于买起了空调,过上了城里人一样的生活,儿时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,然而儿时乘凉的情景总在我心头涌动,每每想起,总是感慨万千。

邬振东